



華傳

79

一则对话引发的思考

整全宣教：优先、整合、终极任务

真的什麼都是宣教吗？——对广义宣教定义的反思

欧洲，宣教禾场？！

季刊 2024年1-3月

Jan-Mar

宣教工场无处不在？





79

季刊

2024年1-3月

Jan-Mar

督印人：
林俊仁

主编：
王钦慈

执行编辑：
陈琴鹃

编辑委员：
冯永梁、林俊仁、王钦慈、陈琴鹃

封面/排版：
郑美心@Impetus Concept

封面照片

上~ Image by Michael Coury on Unsplash

左下~ Image by Egor Gordeev on Unsplash

右下~ Image by Aaron Burden on Unsplash



总主任的话

001 | 宣教士，宣教事工，宣教工场 | 王钦慈

主题文章

002 | 一则对话引发的思考 | 卡汶

003 | 整全宣教：优先、整合、终极任务 | 陈正鸿

004 | 真的什么都是宣教吗？——对广义宣教定义的反思 | 陈维恩

005 | 欧洲，宣教禾场？！ | 郑路加

i宣

006 | 神国工人强处与弱点的拉锯战 | 蔡颂辉

芒果树在微笑

007 | 神学生消失的迷思 | 仁青

宣教士关顾

008 | 宣教士的独处与密契 | 法兰克吴

胸怀万族——走遍人居之地

009 | 【瞥见一隅】绿色国度系列（8）：
我们的宣教之旅 | 陈末

宣教同路人——你的参与

010 | 【我，和华传办事处的点滴……】
以动员者身分参与宣教 | 余隽禧

011 | 【蓄势待发】人生不设限 | 李琳

012 | 【踏上宣教路】我们城市和社区的
跨文化宣教 | 詹姆斯

013 | 华传职前训练（MOT） | 杨四维、
杨何海燕、以诺

014 | 【他们写过历史】“上帝与我，就是多数。”
——史莱舍 | 鲍莎莎

016 | 华传奉献表格

017 | 财政需要：柬埔寨新光、美门

018 | 编者的话 | 陈琴鹃

封底 | GOI PRIME

作者文责自负。版权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摘编、翻译、重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建立镜像。转载需经书面许可并标明出处。本刊并不授予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任何许可权。

王钦慈

宣教士， 宣教事工， 宣教工场

在厄瓜多尔安第斯山区的原住民中，有一个拓荒植堂事工，他们的团队是由三组来自不同背景的服事单位所组成。William和Cathy是来自美国的第一代华人，虽然母语是中文，但是他们在美国受了英语神学教育，西班牙语仍然在初学的阶段，对当地原住民充满负担，克服许多障碍来到南美做长期的服事。另一对夫妇Jorge和Maria是来自厄瓜多尔海边大城瓜亚基尔（Guayaquil），本地人教会所差派的同工，渴望看到全国人民都归向基督——他们有着西班牙文背景，方便了许多事工的运作。还有一位当地原住民牧师David，服事主多年，一直献身于族人的归主运动。这三组服事单位都在当地族人同一个事工中，齐心努力建立教会。

如果他们参与同一个植堂事工，请问谁是宣教士，谁不是宣教士？他们的植堂事工是不是宣教事工？他们植堂的所在地，算不算宣教工场？

曾经在宣教学概论课堂中听到这样的问题。同学们的回答也很不一样，有的认为只有William和Cathy是宣教士，另有人认为Jorge和Maria也算是宣教士，但是David不算是宣教士。一旦确定了他们的身份，如何定位他们的事工，似乎就不是太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身份不同，所从事的工作又是同一个项目，那么为什么同一件植堂事工对某些人是宣教事工，对另外一些人却不是宣教事工呢？因此也有人认为三个单位都是宣教士，因为他们都是做宣教的事，事工都是发生在宣教工场。

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基督教宣教文化中，认为跨文化、跨地域才是宣教。如果没有跨越文化或地域，则无法接受是宣教。因此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William和Cathy是宣教士，David不是。而针对Jorge和Maria则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跨越的程度较低，他们的跨越只局限在本国境内和本国多元文化背景的环境。也就是说，虽然从事的工作是同一个项目，但是根据他们的背景和所观察的角度，有的人被归类为宣教士，在宣教工场做宣教事工；但另有些人则不算是宣教士，所做的事也不算是宣教事工，服事的地点也不是宣教工场。

想到这里就发现，原来我们传统的宣教观念确实和我们观察的角度有关。我们认为要有某种程度的跨越，才算是宣教。就算我们从事同一个事工，我们也将“宣教士”留给特定的一群飘洋过海、学习语言、适应文化的福音工作者。许多宣教学过去累积的知识，例如有关文化适应、语言学习、异地求生等讨论，也都是针对这类型福音工作者所面对的跨越而发出。但是近代也时常听到的近文化（M2）、或甚至于同文化的宣教（M1），加上本地跨文化宣教，这类议题不断被提出。他们跨越的冲击较低，因此在许多人心中，对于他们是否是宣教士，比较容易引起质疑。至于那些与外来的人合作服事，却是在本地，对本族人做福音工作，则鲜少被当作宣教士看待。

如果从服事的事工来看，三个单位的同工都是投身于同一个植堂事工。或许William和Cathy本地语言能力比较有限，但是精通英语，可以专注在对外支持教会的联络，并且也负责筹募来自于北美的财务支援和短宣队的到访。Jorge和Maria因为精通西语，又来自本国比较健全的大教会，因此可能关注在教会结构的建立、领袖培训、和圣经教导。而来自于族群中的David牧师因为是本地人，对当地风土人情最了解，负责团队中第一线的教导、布道、喂养的工作。他们彼此合作，虽然投身在同一个植堂事工，却因为各人身份不同，以至于他们的工作是否被认定为宣教事工，也有不同的认知。

再看看他们的事工地点，对William和Cathy和他们的支持者，很明显就是跨文化、跨地域的宣教工场，毕竟他们出国了！对于Jorge和Maria，他们虽然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地域跨越，但是它所代表的只是大约七小时的车程（虽然从美国到厄瓜多尔最近的距离，坐飞机也是七小时的航程），也不需要签证，只是从平原到山地的分别而已。当然对于David则完全没有地域的跨越，所需要做的，或许只是过马路，在同一个村子里，巡回服事罢了。同一个事工地点，却因为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是否算是在宣教工场服事，也就因人而异了！

同样故事的组合，也可以发生在亚洲，在北美，在非洲，在中亚，以及世界其他不同的角落。神的宣教使命确实是有深厚的圣经基础，但是在基督教会文化中，对“宣教士”、“宣教事工”、“宣教工场”的认定，似乎与我们观察的角度息息相关。讲到这里，不禁问道：那么真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或许就是在于那份“跨越”。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因为福音的缘故，被神呼召接受那份“跨越”的挑战。有人因此跨越国界，有人跨越文化，成为今天教会通称的“宣教士”。还有更多人，他们领受的“跨越”是从信徒群居的安乐窝到尚未信主的人群中。他们在今天教会文化中或因角度不同，不被称为“宣教士”。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Jorge、Maria、David，他们都是投身在“宣教”的地点与事工上。

在面对“宣教士”、“宣教事工”、和“宣教工场”的讨论时，或许我们基督教会中的每一位，今天最需要具备的，是那份“跨越”的决心！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门徒需要跨越他们的小信；在但以理的生涯中需要跨越公开见证信仰的危险；在约瑟与他兄弟相认的时候，他需要跨越过去被出卖的痛楚；在以利沙出来服事时，他要跨越对老师以利亚的依赖；在巴拿巴和保罗接受差遣的时候，他们也要跨越面对未来服事的未知。“宣教士”、“宣教事工”、“宣教工场”是教会历史中人为创造的名词，要厘清这些观念和定义确实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但真正重要的是，要我们从一个信主的生活安乐圈“跨越”到非信徒的世界为基督和福音作见证，因为这才是神在圣经上对我们清楚的吩咐：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音24：46a-47）。

你为基督作了何等程度的“跨越”？

一则对话引发的思考

基督徒A：我最近听到有人这样说：“宣教工场无处不在”，你们怎样看呢？

基督徒B：今天不论在“家庭”、“学校”、“职场”、以及“社区”有很多人还未认识耶稣，有很大的福音需要，这些都是宣教工场，需要我们去传福音，收庄稼。

基督徒C：这些我都有听过。在一次差传聚会中，讲员提到在全球化和人口迁移的影响下，今日我们已活在一个随时会遇到跨文化处境的时代。不论在求学、工作或生活中，我们也要面对不同文化的群体。因此，基督徒要参与宣教的事情，除了远赴重洋之外，亦近在咫尺，宣教工场已经在我们的家门了。

基督徒D：我越听越觉得混乱，若是这样，传福音和宣教又有什么不同呢？

Image by Freepik.com

在讨论“宣教工场无处不在”这一观点前，先要定义所指的“宣教”是什么。在华人教会中，有不少流行的“宣教用词”，包括：“传教”、“宣教”、以及“差传”等，同样是Missions一字的中文翻译。不过，这些中文翻译的用词所指向的重点有所不同。¹

当教会用“差传”一词时，正要强调“差”的行动及“传”的需要，但“传”的内容无明显指示。当用“宣教”、“传教”时，则强调“传”的需要，而“传”的内容则指基督“教”信仰、神的“道”和福音，并且可以在不同文化处境或不同地域进行，但此等用词缺乏差遣观念。后来，为了强调在不同文化处境进行，便用了“跨文化宣教”一词。不过“差传”或“跨文化宣教”的目标都是一个，就是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在成为主门徒的过程中，向万民“传福音”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大卫·博许（David J. Bosch）指出，“在十六世纪以前，‘宣教’只跟三位一体的教义有关；只涉及父神差遣圣子，以及圣父圣子差遣圣灵等方面。‘耶稣会’首先将它用作向不属于天主教会的人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字眼。在这新的涵意里，它和西方世界向外殖民，扩张到后来所谓第三世界有很密切的关联。‘宣教’一词意味着有一个差派者，和一个或一群被差派出去的人，以及一项特定的使命；于是，也就意味着差派者有权柄来执行。本来都是说神是真正的差派者……但事实上，权柄往往落在教会或差派团体上，甚至是在基督教当权者手中——把宣教当成扩张势力，占领土地，以及征服其他宗教等等的活动。”²因此，“宣教”一词随后便意指差派宣教士到某一地区的行动以及宣教士所采取的行动，而宣教的目的是指在宣教工场植堂或建立本土教会。

1952年在德国维林根（Willingen）举行的宣教会会议，开始了宣教概念上一个“哥白尼革命”。宣教不再被视为教会的一个功能，系于人或教会的努力。哈坦斯丹（Karl Hartenstein）最先提到Missio Dei（神的宣教）这个概念，并指出三一神是宣教工作的发动者和成就者。教会有分参与的宣教运动，是源自三一神本身。³

事实上，回顾过去这两千年来的每一个世代，教会对宣教的理念和宣教工场的理解都深深受到他们所在时代的发展和挑战所影响。根据温德（Dr. Ralph Winter）《三个宣教的时代》一文，直至2000年为止，宣教的发展共有三个时代，分别为“沿海宣教时期”（1792-1910）、“内地宣教时期”（1865-1980）以及“未得之民宣教时期”（1934-）。1800年代，随着交通发达便于外国人生活和登陆，沿海地带成为宣教中心萌芽并发展中心。1865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提出内陆地区的福音需要。因此，开始超越沿岸宣教时期中以外国人居住地区为中心宣教的限制，将福音传到内陆地区。当时不单在地理上进入内陆地区，文化方面也开始进入内地。1930年代，在金纶·汤逊（Cameron Townsend）和马盖文（Donald McGavran）影响下，开始了“未得之民”的宣教。不过，这三个时期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单一”模式，意思是由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由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在全球化和人口迁移的影响下，我们已活在一个随时会遇到跨文化处境的时代。不论在求学、工作或生活中，我们也要面对不同文化的群体。2010年洛桑世界宣教大会提出了“由各地到全地”（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散聚/居宣教”（Diaspora Mission）；宣教的发展又进入另一个新阶段。再加上，非西方地区的基督教和经济的成长，也拆毁了宣教上差派国和对象国之间的界线。⁴因此，宣教已由单一性进入多向性。

华人教会在西方教会和差会的影响下，一直以来以差会与宣教士主导形式进行宣教工作。一九六十至七十年代，重点在跨越地域层面进行这项工作，但一九八十至九十年代，则同时也强调跨越文化的重要性。即使我们把“宣教”定义了与差派基督徒进入跨文化群体中建立门徒有关，“宣教工场无处不在”的观点对于华人教会来说仍然是一个范式的转移。

全球化的影响、全球人口流动的速度增加，再加上资讯科技的发展，在廿一世纪初期，即使不用跨越地域层面也能遇上跨越文化传扬福音、领人归主，训练门徒及建立教会的机会。基督徒除了为差派出海外的宣教士祈祷、奉邀和支援之外，他们在本土又如何有意识和有能力参与在本地跨文化宣教服事？回应这些本地跨文化宣教服事的方式又是否跟在海外进行的一模一样？

笔者认识一对移居欧洲的宣教士夫妇，他们身处的国家有不少难民群体，而教会也有难民事工，他们当然也投身参与。不过，对于曾经住在难民群体中，以他们的母语服事的这对宣教士夫妇来说，在传福音和建立他们成为门徒的时候，英语是否是最能帮助他们的语言？他们是否同样需要学习他们的母语。事实上，文化动态在塑造宣教工场中扮演关键角色，在服事的策略和方式很难不考虑彼此的文化。

在“宣教工场无处不在”的视野底下，教会不单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本质与使命，调整对宣教工作的理解，扩张对宣教工作的参与，使神的教会在廿一世纪中活出独特的身分以及相关的使命。同时，教会需要强调文化敏感度、适应性和包容性在宣教中的重要性。为了建立有效的跨文化宣教策略，除了跨越文化的（Cross-cultural）能力之外，不同文化共融性（Intercultural）的考量也是不可或缺的。

1 “传”和“宣”所衍生之观念与用词有“传扬”、“传讲”、“宣扬”和“宣讲”；是在不同文化处境或不同地域都可以从事这活动。重点强调人要知道一些重要事情和内容，故教会必须有述说的行动，可透过“言语”（words）或“行动”（deeds）来传达此等事情和内容。然而此等内容是什么，则没有清楚界线（undefined）！“教”和“道”所衍生的观念与用词有“基督教”、“基督教信仰”、“神的道”、“神的福音”、“天国福音”和“福音”。重点强调教会所讲及的内容，就是基督教信仰和福音，也是关乎永恒不变的道。“差”一字衍生之观念与用词有“差派”、“差遣”；是属海外的工作或本地以外的工作。重点强调教会差派的决心、行动和计划，纵然工作地点远离本地也在所不惜，定意克服之。这样，教会就能往普天下去。

2 David J. Bosch着，白陈毓华译。《更新变化的宣教》（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6），1-2页。

3 罗凌思，〈Missio Dei：巴特与教会宣教〉《出道期刊》第十八期，5-19，页6。

4 朴树民。《散居宣教一瞥！以及散居中国人事工的现状与经验为中心》（日本华人基督徒中心，2017），5页。

整全宣教： 优先、整合、 终极任务

陈正鸿

宣教士的服事是传福音、领人归主？还是针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关怀？在地震后的灾区或战乱时的难民中，宣教事奉的优先是宣讲福音，还是投入救助、修复、发展等事工？传福音与社会服务两者之间是相互排挤只能择其一，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整全宣教”提供了相关的宣教神学理据。

整全宣教（Holistic Mission或Integral Mission）是对人类身、心、灵的使命，将整个生命归顺降服基督耶稣的主权之下。不是只针对灵命，以领人归主和个人门徒训练为目标，也不只关注社会服务，往往只在意人们身体的福祉。整全宣教被赋予许多理解，将从福音与社会服务联系起来，到将福音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再到在需要改变的各种现实中成为先知的声音。整全宣教确认在传福音和社会责任之间作二分法并不合乎圣经。¹

弥迦网络于2001年举行了第一次国际聚会，汇集了250个基督教救济机构，致力于福音的“宣讲”和“彰显”，表明朝着“整全”的使命消除传福音与社会责任二元论的关系。2010年于牛津所举行的会议中，140位宣教士与机构领袖签属认可以下关于整全宣教的定义与陈述：

“整全宣教乃是对福音的宣告与彰显。福音传扬与社会参与并不是彼此平行各行其事。毋宁说，在整合性宣教使命中，当我们召唤百姓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彼此相爱并悔改时，我们的宣告便带有社会性的影响。而当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恩典时，我们的社会参与便带有福音传扬的果效。如果我们忽略这世界，我们就背叛了那差遣我们出去服事这世界的上帝之道。如果我们忽视上帝的道，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这世界了。公义与因信称义，敬拜与政治行动，灵性与肉体，个人的更新与结构的改变，都是彼此相属的。就如同在耶稣的生命中，他的所是、所行、所言，都位居我们整合性任务的核心。”《弥迦宣言：整全宣教使命》²

“整全宣教”的历史沿革

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上并未使用“整全宣教”这一术语。宣教虽然没有正式定义，但被理解为将福音带入所有非基督教世界。这将解决灵魂的救赎和社会不公义的问题。在20世纪之前，教会和宣教差会的工作“自然”是整全性的。

然而，自1910年以来，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一组追随在爱丁堡建立的普世传统，采用整个欧洲兴起的自由主义圣经批判，较少强调教义上的区别，而更多地关注善行和社会福音的诉求；而另一组则希望优先考虑个人救赎，强调传福音和灵魂的救赎。麦克·卡西迪（Michael Cassidy）称自由派忽略了福音为“大背叛”结果导致福音派忽略了社会责任的“大逆转”³（指福音派从18和19世纪率先进行社会改革到几乎完全退出主流社会的转变。）

1974年的“洛桑世界福音大会”，是全世界福音派的转折点，葛培理（Billy Graham）、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等人召集了来自150个国家/地区的2,300名福音派领袖齐聚洛桑。葛培理在大会开幕词中列出了四个希望，其中第三个直接与社会问题有关。他一开始就宣布：“我相信我们可以说……传福音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困扰着许多信徒。也许洛桑可以帮助澄清这一点。”⁴在闭幕时，大会通过了“洛桑宣言”，⁵明确承认并肯定社会关怀对于世界福音化任务至关重要，第五条“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宣称：“……对我们忽视（社会责任）以及有时将传福音和社会关怀视为相互排斥的行为表示忏悔。”“虽然与人和好不是与神和好，社会行动传福音也不是，政治解放也不是救恩，但我们确认传福音和社会政治参与都是我们基督徒责任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我们关于上帝和人的教义、我们对邻居的爱以及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服从的必要表达。救恩的信息也包含对各种形式的异化、压迫和歧视的审判信息，我们不应该害怕谴责任何存在的邪恶和不公正。当人们接受基督时，他们就重生进入了祂的国度，他们不仅要寻求在不义的世界中展示祂的义，还要传播祂的义。我们所要求的救赎应该是在我们个人和社会责任的整体上改变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第六条中有一句话：“在教会的使命中，以牺牲的服务来传福音，是最根本的要素。”它基本上综合了勒内·帕迪亚（C. René Padilla），塞缪尔·伊斯科巴（Samuel Escobar）和卡尔·亨利（Carl Henry）在大会上发表的论文，清楚地阐明了洛桑的社会愿景。

洛桑大会后的共识与歧异

在洛桑大会之后，整全宣教理念与方法在保守的福音派圈子中受到很大压力。洛桑会议之后的几年，福音派当中仍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强调传福音，有些人偏重社会行动，而大家都不太清楚如何依据圣经来澄清这二者的关系。许多保守派认为这是对洛桑最初“跨文化传福音”愿景的干扰，少部分人甚至指责洛桑宣称的社会愿景是披着福音派外衣的旧社会福音。然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对盟约中社会政治参与的肯定还不够，他们声称，尽管第五条对过去的疏忽进行了忏悔，并肯定了社会责任与传福音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它并没有定义这种关系。此外，社会关怀仍然感觉像是福音“真正工作”的附属物。

洛桑大会后，福音派大致形成了三大主流。⁶第一个主流强调历史上以传福音作为宣教取向，这种取向见诸不同的会议，例如于1989、1995和1997年举行的“普世福音遍传磋商会议”，焦点仍以在各地的族群中发展蓬勃的教会运动为主。第二个主流跟随约翰·斯托得的观点，集中把整全性的进路融入宣教中，把传福音、社会关怀的议题与复和合并。为了讨论教会的本质问题而召开了多个磋商会议，例如1983年在惠顿市举行的大会为此发声，替教会的宣教奠下了有理据的神学基础，不把传福音和社会责任分割。第三个主流有时被称为激进的门徒，包括赛德（Ron Sider）、勒内·帕迪亚、塞缪尔·伊斯科巴等福音派人士。这个主流认为传福音是宣教，社会关怀也是宣教，因而不会在两者之间作出优劣之分。

1982年6月，洛桑委员会与世界福音团契在密西根州大急流城联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CRESR - Consul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探讨“传福音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其报告名为“传福音与社会责任：福音派的委身”⁷这份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它认为忠实于圣经和历史基督教的可能性。报告以三种方式描述了传福音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

首先，基督教社会行动是传福音的结果，因为参与其中的都是基督徒。事实上，他们必须参与，因为他们得救是“为善行”，这意味着社会行动也是传福音的目的之一。

其次，社会行动是传福音的桥梁，因为它表达了上帝的爱，并由此消除了偏见并为福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第三，社会行动是传福音的伙伴，在基督教使命中与传福音的关系就像一把剪刀的两片刀片或一只鸟的两只翅膀。

与会者并非在每一点上看法尽然相同，但在神的带领下，在许多事上皆有共识。这次会议既确定了传福音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伙伴关系，同时又再肯定传福音在行动逻辑与永恒价值上的优先性与首要性。

尽管CRESR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但它仍然在身体与灵魂、社会与精神之间的二元论下运作，从而将两个重要的现实彼此分开，然后询问哪一个具有优先性。许多福音派人士希望完全消除这种不符合圣经的二元论谬误，开始以更加非二元论（即整全性）的方式训练他们的思维和行为。

福音派教会对于传福音与社会责任共存几乎没有歧异，分歧点在于何者具有优先性？莱特（Christopher Wright）不赞同这种优先性、两极化的二元划分。⁸原因之一是布道的优先性在我们眼前的处境不一定容许我们这么做，也并未反映耶稣的作风。他提出“终极性”的替代思维，⁹我们可从人类需求圈的任何一点，进入宣教的回应圈，几乎任何起点都可以是恰当的，可能是扶贫、救援、教育、医疗，甚至是商贸等，也许端赖眼前最迫切或明显的需要为何。宣教不一定是始于布道，但至终若未包括宣告神的话语、基督的名、悔改的呼吁、信心、顺服的话，这样的宣教就是仍未完成任务；是有缺陷的宣教，并非整全的宣教。冯浩鏊同样强调：“宣讲基督虽未必是我们的起点，但必须是我们的终点。”¹⁰

2010年第三届洛桑大会，开普敦承诺宣布：¹¹“整全的宣教意味着察验、传讲并活出圣经真理，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是藉着十字架和复活的耶稣基督传给我们个人、社会和受造之物的好消息。这三方面都因为罪而破碎和受苦；都包含在神的救赎的爱和神的宣教当中；都必须作为神的子民整全宣教的一部分。”莱特肯定会议的贡献：“如果1974年的洛桑盟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授权，来恢复对符合圣经之真实使命的综合和整体理解，即本质上包括传福音和社会责任，那么开普敦2010年应该标志着这一恢复的巩固，并使我们所有人能够与世界上那些一直对福音和使命有着如此理解的教会一起前进，不受西方二分法的阻碍。”¹²

结语

整全宣教在中国汶川大地震这类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宣教行动中得着验证：基督徒志愿者当下直接布道被视为卑劣的行径遭受驱逐；爱心行动所建立的关系及获取的信任却能成为日后宣扬福音的桥梁。在穆斯林世界大胆、直接的口头见证形式会造成冒犯和猜疑，在文化上是不合适的，许多其他形式的见证（例如通过生活和行为）可能是在最初敏感处境下最合适采用的方法；将基督信仰融入到工作中，这可以成为宣教士最有效的见证。整全宣教整合了信仰与生活、言语和行动、宣讲与临在，这种对基督教使命的整体理解深深植根于旧约和新约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圣经神学，值得宣教士在禾场反思实践。

1 Brian Woolnough. (2020). Good News for the Poor - Setting the Scene. In Woolnough, Brian and Wonsuk Ma (Ed.). Holistic Mission: God's Plan for God's People. (pp. 3-16) <http://digitalshowcase.oru.edu/re2010series/>

2 引自莱特（2011）。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邓元尉/祁遇译）。橄榄。页484。

3 转引自斯托得（1994）。当代基督教与社会（刘良淑译）。校园。页23。

4 Al Tizon. (2010). Precursors and Tensions in Holistic Mission: An Historical Overview. In Brian Woolnough and Wonsuk Ma (Ed.). Holistic Mission: God's Plan for God's People. (pp. 61-75)

5 完整文献可见 <https://lausanne.org/zh-hant/covenant-zh-tw/lausanne-covenant>

6 Scott Moreau (2016)。宣教（Mission and Missions）。大使命双月刊，124，页28-30。

7 引自James Nkansah-Obrempong (2017)。Africa's Contextual Realities Foundation for the Church's Holistic Miss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280-294. <http://DOI:10.1111/irrom.12186>

8 莱特（2011）。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邓元尉/祁遇译）。橄榄。页486-489。

9 莱特（2011）。宣教中的上帝（李望远译）。校园。页366-374。

10 冯浩鏊（2011）。神的使命——启动新步伐。宣教运动一百年。华福中心。

11 全文详见 <https://lausanne.org/zh-hans/content-library-zh/ctc-zh/ctcommitment-z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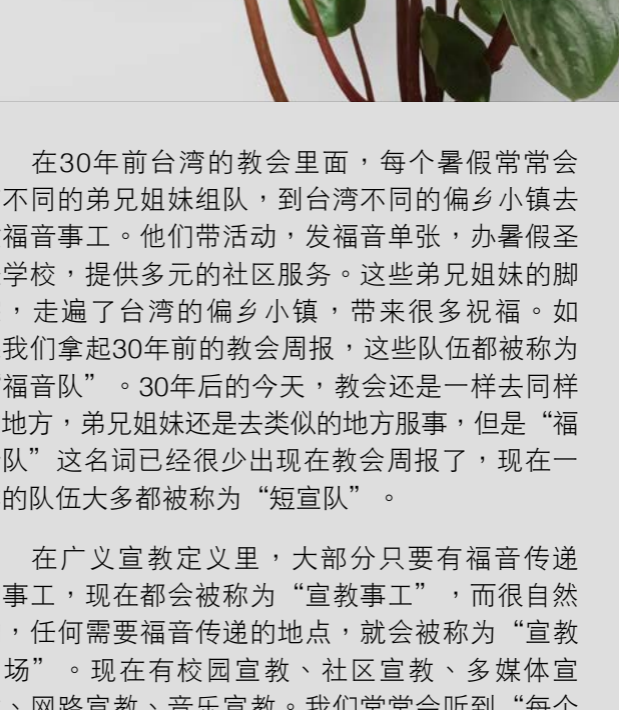
12 Brian Woolnough and Wonsuk Ma (Ed.). Holistic Mission: God's Plan for God's People.

陈正鸿 台湾前线差会副总干事，
前华传宣教士

真的什么都是宣教吗？

——对广义宣教定义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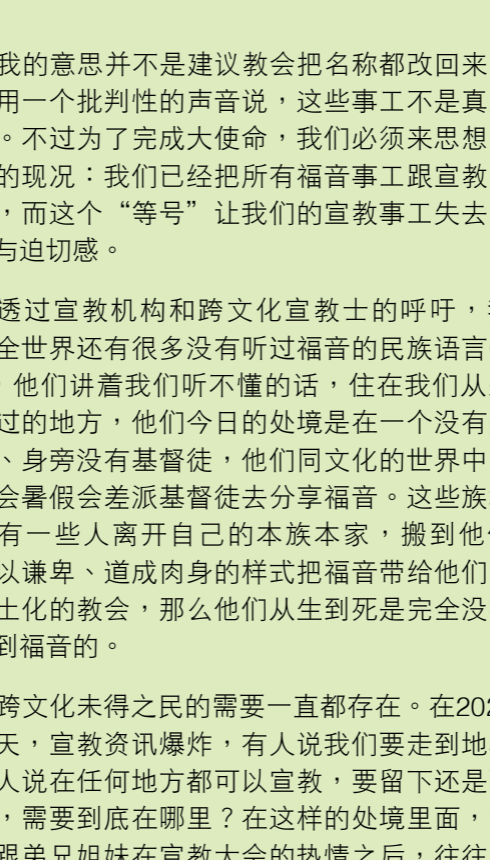
陈维恩



在30年前台湾的教会里面，每个暑假常常会有不同的弟兄姐妹组队，到台湾不同的偏乡小镇去做福音事工。他们带活动，发福音单张，办暑假圣经学校，提供多元的社区服务。这些弟兄姐妹的脚踪，走遍了台湾的偏乡小镇，带来很多祝福。如果我们拿起30年前的教会周报，这些队伍都被称为“福音队”。30年后的今天，教会还是一样去同样的地方，弟兄姐妹还是去类似的地方服事，但是“福音队”这名词已经很少出现在教会周报了，现在一样的队伍大多都被称为“短宣队”。

在广义宣教定义里，大部分只要有福音传递的事工，现在都会被称为“宣教事工”，而很自然的，任何需要福音传递的地点，就会被称为“宣教工场”。现在有校园宣教、社区宣教、多媒体宣教、网路宣教、音乐宣教。我们常常会听到“每个人都是宣教士”、“只要在职场跟同事传福音，或是在学校作见证，我们就是在宣教”（我十几年前牧会的时候，在讲台也讲过一样的话）。我有一次听过一个讲员说，“只要父母跟孩子分享福音，父母就是宣教士”。当然这些话的背后，都是想要广传福音的心志。在职场、学校与家庭所做的福音传递，都非常重要。但是，就像有一位作者说过：“当什么都是宣教的时候，那什么都不是宣教了”（Denny Spitters, When Everything Is Missions）。

在同文化里，跟身旁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福音，本来就是基督徒的本分。如果跟邻居或者家人传福音就是宣教的话，那么早期的宣教士就没有理由要离开他们的本族本家，来到亚洲把福音带给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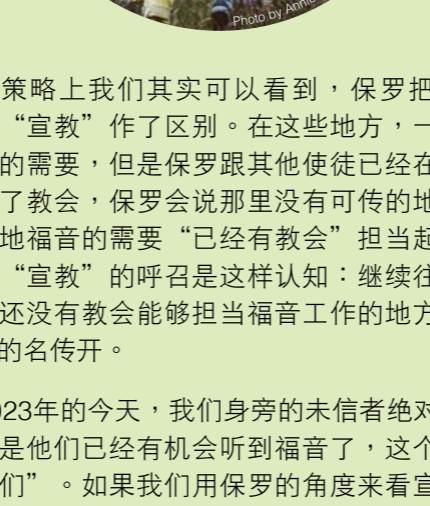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并不是建议教会把名称都改回来，或者是用一个批判性的声音说，这些事工不是真正的宣教。不过为了完成大使命，我们必须来思想华人教会的现况：我们已经把所有福音事工跟宣教画上等号，而这个“等号”让我们的宣教事工失去了方向性与迫切感。

透过宣教机构和跨文化宣教士的呼吁，我们知道全世界还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语言性群体*，他们讲着我们听不懂的话，住在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们今日的处境是在一个没有圣经翻译、身旁没有基督徒，他们同文化的世界中，没有教会暑假会差派基督徒去分享福音。这些族群如果没有一些人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搬到他们中间，以谦卑、道成肉身的样式把福音带给他们，建立本土化的教会，那么他们从生到死是完全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

跨文化未得之民的需要一直都存在。在2023年的今天，宣教资讯爆炸，有人说我们要走到地极，其他人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宣教，要留下还是要走出去，需要到底在哪里？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教会牧者跟弟兄姐妹在宣教大会的热情之后，往往不知道要如何踏出下一步。在那么多不同宣教事工的选择之中，本来有限的资源一次次地被分散，而弟兄姐妹想要回应大使命的心却无法启动。我们必须问：大使命有没有方向性？

罗马书第15章，保罗说了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相信这热血的经文激励了很多宣教士，也呼召了很多弟兄姐妹走上宣教的道路。

但是之后保罗在15章23节说了一句“有点奇怪”的话，他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呢？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人在哥林多，15章19节提到他“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看当时的历史状况，那时初期教会开始也才三四十年时间，在这些城市里还有很多未信的人，保罗怎么会说在那些地方“已经没有可传”的呢？



在策略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保罗把“传福音”与“宣教”作了区别。在这些地方，一直都有传福音的需要，但是保罗跟其他使徒已经在那些地区建立了教会，保罗会说那里没有可传的地方，是因为当地福音的需要“已经有教会”担当起重任，而他对“宣教”的呼召是这样认知：继续往前走，到那些还没有教会能够担当福音工作的地方，把耶稣基督的名传开。

2023年的今天，我们身旁的未信者绝对需要福音，但是他们已经有机会听到福音了，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用保罗的角度来看宣教事工的方向，大使命的方向应该很清楚地往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民族语言性群体。

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宣教比传福音还重要，但是他清楚地把这两个事工作了区分。保罗很重视传福音的事工，这也是为什么他叫提摩太继续在以弗所忠心牧会，也叫提多留在克里特岛教会兴起下一代的长老。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些人“留下来”，忠心接受装备，服事教会，在本地传福音；但是从保罗对“大使命”的了解，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下一步是要继续往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地方去。

从全球宣教统计来看，现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宣教士是在已经有当地教会的地区服事。任何在福音上所做的工作都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区分“传福音”跟“宣教”的不一样，那么我们的人力与资源会继续分配不均，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未得之民，也只能继续等待福音的来临。

耶稣两千年前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有清楚的“方向性”与“区域性”：“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以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里的“万民”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全世界所有具有独特文化语言的族群。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也应该提醒我们，只向同文化跟身旁的人传福音是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的。神的心意当然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但是耶稣留给我们的命令里，清楚把跟同文化、身旁的人传福音，与跨文化宣教作了区分。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容易检验宣教策略的方式。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早期西方宣教士套用我们现在的宣教策略与定义，他们还会一样来亚洲传福音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检验我们对宣教的定义。当我们在纪念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这些宣教伟人的同时，让他们对大使命所领受的方向性也成为我们的方向。华人没有办法留在原地来还我们福音的债。

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耶稣清楚的命令被广义的宣教盖住了。我们绝对相信及认同，现今教会的任务包括在自己的城市、文化语言里广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将传福音跟宣教当作两个分开的事工的话，那么全世界现在没有福音的族群，将会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

现今全球华人教会需要更多委身走进跨文化宣教，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回应这呼召。但是跨文化宣教比向同文化群体传福音，需要付出更多代价与时间，面对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宣教士需要长期委身，学好当地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从陌生的外人到成为可信任的朋友，建立属于当地人的教会。有时候这看起来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既然圣经很清楚地命令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万族万民中，就让我们脚步，继续往那些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族群中前进。

编注：

民族语言性群体

宣教领袖多次群策群力，为“族群”这一概念寻找最切切的定义，好衡量出大使命的整体进度。他们提出四个认识“族群”的角度：族群版块（Bloes of People）、民族语言性群体（Ethnolinguistic Peoples）、社会性群体（Socio Peoples）和极同群体（Unimax Peoples）。

（温德、贺思德编着，《宣教心视野》，22。新北市：橄榄，2017）

陈维恩 陈维恩牧师是牧师、宣教士。2007年加入美国New Tribes Mission宣教差会，并在2009年前往南太平洋的巴布亚纽几内亚的Biem族当中服事，翻译圣经，建立部落教会。目前担任Radius International亚洲的总干事。



Photo by Evie Fjord on Unsplash

欧洲，宣教禾场？！

Photo by Jacek Dylag on Unsplash

主后1989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办了第二次洛桑世界宣教大会。期间，路易士布希（Luis Bush）提出了影响至今的“10/40窗口”概念。所谓的“10/40视窗”是指生活在北纬10度到40度之间的居民，应当是众教会同心协力主要传福音的对象。原因也很直观，生活在那个范围的非信徒占当地人口多达90%左右。相应的，那个地区的宣教难度也是最高的。因此，“10/40视窗”概念的提出，就是希望普世教会能够把宣教的“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宣教方向很快得到了与会者的接纳和认可，并在接下来几年里推广到世界各地。在各地牧者和宣教机构的倡导下，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各地的教会都集中各种资源，投入到“10/40窗口”的宣教事工当中；甚至时至今日，依旧如此。

然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如果我们上网查找“10/40视窗”的示意图片，很多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以及其他宗教的信徒聚集地区，都会被特别标明，也的确吸引了看到图片之人的眼球。毫无疑问，那些特别渲染出来的地区，的确是重点的宣教禾场。但是，同样落在“10/40窗口”里面的，还包括了南欧的部分地区。即便如此，却几乎没有宣教机构，把欧洲定义为宣教禾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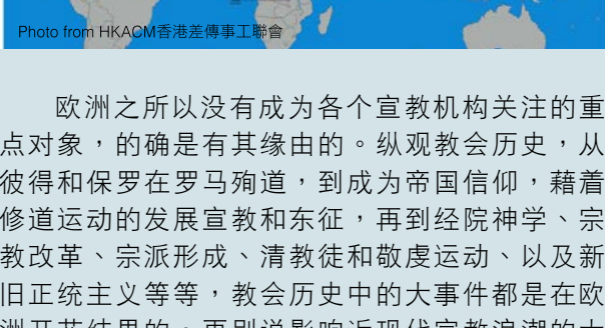


Photo from HKACM香港差傳事工聯合會

欧洲之所以没有成为各个宣教机构关注的重点对象，的确是有其缘由的。纵观教会历史，从彼得和保罗在罗马殉道，到成为帝国信仰，藉着修道运动的发展宣教和东征，再到经院神学、宗教改革、宗派形成、清教徒和敬虔运动、以及新旧正统主义等等，教会历史中的大事件都是在欧洲开花结果的，更别说影响近现代宣教浪潮的大复兴都是源于欧洲教会。众人皆知的伦敦传道会建立于1795年，并于隔年差派宣教士去往不同的地方。从那时到1945年，伦敦传道会总共差派了1,800位宣教士，包括我们很熟悉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和李爱锐（Eric Liddell, 1902-1945）。在二战之后，这个名闻遐迩的差会，在和其他两个机构合并后——大英国协传道会（Commonwealth Missionary Society）及英国长老会差传委员会（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成为了今天依旧活跃于宣教的世界传道会（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因此，但凡学过教会历史的信徒，都会有一个有事实、有数据支持的信念，那就是，欧洲既然很长时间都是养育、栽培和差派宣教士的地方，今天依旧是积极参与宣教的中坚力量。

可叹又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着各种因素，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无神论者和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数在欧洲迅猛增长。基督徒的迅速势弱是肉眼可见的。因为这份刊物的读者群体是华人信徒，笔者就集中分享欧洲华人信徒的境况，以点带面地呈现欧洲基督教会的颓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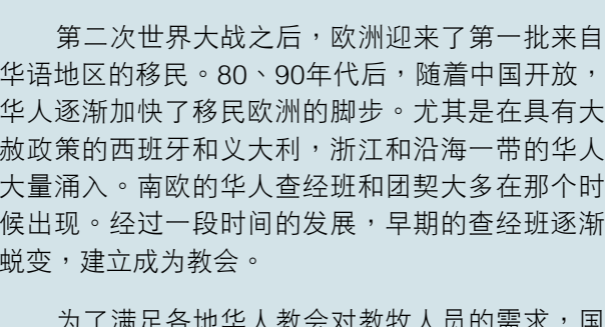


Photo by Egor Gordeev on Unsplash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迎来了第一批来自华语地区的移民。80、90年代后，随着中国开放，华人逐渐加快了移民欧洲的脚步。尤其是在具有大赦政策的西班牙和义大利，浙江和沿海一带的华人大量涌入。南欧的华人查经班和团契大多在那个时候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早期的查经班逐渐蜕变，建立成为教会。

为了满足各地华人教会对抗牧人员的需求，国际欧华神学院于2007年成立，并开始专心培养欧洲的华人传道人。自从建校以来，欧华已经为欧洲11个国家的华人教会，培养了超过百位毕业生。这个资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更大的图画中来看，或许会更明显一些。

欧洲目前大约有330个相对稳定的华人信徒聚会点。其中，大约有280多位全职传道人在服事。目前，这些全职传道人中，从欧华毕业的学生是87位。从神学院的角度来看，这么多的毕业生在各地教会服事，这当然是值得感恩的。但是，这样子够了吗？答案也很清楚，绝对不够！

然而，这个“不够”具体有多不够呢？单是已有的聚会点还继续需要传道人，扎下根去长期耕耘，更别说尚未有聚会点的地方了。根据各种网站列出来的资料，欧洲目前大约有近三百万的中国人，分散在欧洲各地。如果我们以各地华人信徒和当地总人数的比例来计算平均值的话，目前欧洲大约有两万五千到三万左右的信徒。而我们能统计到的有280多位牧者。也就是说，每位传道人平均要负责牧养100位左右的信徒。如果这个比例乍看问题不是很大的话，那么我希望特别凸显的挑战至少有两个：首先，欧洲单单就还有两百多万人等待听到福音。其次，欧洲华人的教会和牧者与会众的分布极度不均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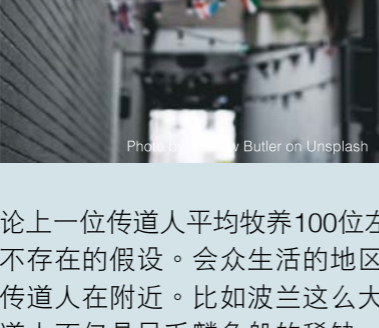


Photo by Butler on Unsplash

上文提到，欧华的毕业生分布在欧洲的11个国家，而欧盟有27个国家。换句话说，欧华的毕业生还没有服事到一半的欧盟国家。如果我们再加上不是欧华毕业的传道人之后，也只有扩大到17个国家。所以，资料很直观地陈述了一个事实：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教会和传道人。因此，理论上一位传道人平均牧养100位左右的会众，是根本不存在的假设。会众生活的地区，不一定就刚好有传道人在附近。比如波兰这么大一个国家，全职传道人不仅是凤毛麟角般的稀缺，而且基本集中在首都华沙。这样子的不均匀分配在罗马尼亚、白俄罗斯、黑山共和国、拉脱维亚等地区，东欧地区就更加严重了。如果东欧华人相对少，还可以是一个解释的话，那么法国的例子就更加令人震撼了。据统计，法国的华人大约在70万上下，分散在巴黎、里尔、马赛、里昂、图卢兹等等大城市。而全法国35间左右的华人教会和传道人，基本都集中在巴黎。其他95%的法国地区只零星有几间教会，和非常少的传道人而已。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教牧人员的分配不均呢？原因当然有很多。最直观的当然是，大城市的华人人口一定是相对多的，也便于教会的建立和事工的开展。相应的，人多、资源多的教会也有能力培养和聘任全职牧者。而全职牧者的委身服事也自然会让教会有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感恩的良性回圈。

欧洲的华人教会面临的挑战是，这样子健康成长的教会并不多。换句话说，还有很多很多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等待着全职传道人去那边，长期委身地耕耘和牧养。那些地区里面的小教会和团契，也正是因为没有全职传道人，所以一直在萎缩；而缩得更小的团契和查经班，更没有能力聘请全职传道人。在这些团契和查经班里面的信徒，即使有感动和负担，也的确会面对更多的实际难处，更不容易走出来，全职来服事。这个恶性循环是很多地区的一大挑战。怎么回应呢？其实，历史已经给我们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200年前，来中国宣教植堂的宣教士们，他们可以撑下来，最重要当然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和荣耀的呼召。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身后也有差会在灵命和人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差会的存在和运作，也就是把众教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集中起来的机构，是那个黄金宣教世纪的关键因素之一。今天在欧洲华人并不密集的那些地区，相对弱小的团契和查经班，几乎没有能力支付全职传道人的生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能不能重新捡起19世纪差会的国度胸怀和勇气，帮助更多有心服事的弟兄姐妹，可以少去一些生活上的顾虑？让他们可以全心投入到神国的事工、教会的建造上。求主开恩！

欧洲华人教会有多需要传道人，欧洲各国也就有多需要。即便欧洲曾经是，甚至上个世纪初还是差派宣教士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已经成为需要各个宣教机构和各地教会扶持代祷的宣教禾场了。恳求全地的主把欧洲教会的需要和负担放在祂子民里面，同心来复兴这块曾经是宣教基地的欧洲。

邦路加 华传国际董事，欧华神学院教务主任。出生成长于云南的信徒家庭，在北美接受神学教育之后，服事欧洲华人教会十年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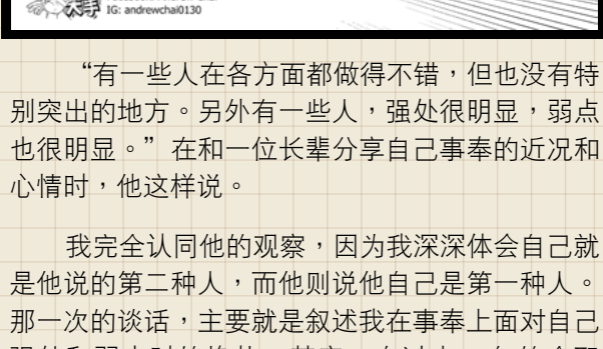


神國工人

強處與弱點的拉鋸戰



神有时候也会使用我们的弱点，使我们经历祂的能力。



Facebook: Andrew Chai
IG: andrewchai0130

“有一些人在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但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另外有一些人，强处很明显，弱点也很明显。”在和一位长辈分享自己事奉的近况和心情时，他这样说。

我完全认同他的观察，因为我深深体会自己就是他说的第二种人，而他则说他自己是第一种人。那一次的谈话，主要就是叙述我在事奉上面对自己强处和弱点时的挣扎。其实，在过去26年的全职服事生涯里，这种拉扯一直未真正停止过。我感觉一直受到自己的缺点所牵累和捆绑，以致在服事上倍感灰心，与此同时，又因为集中精力想要突破自己的缺点，耽误了自己长处方面的正常发挥。

透过本文，我想分享自己在事奉上面对自身强处与弱点时的挣扎与反省，希望能藉此机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同时希望给予一些和我面对相同问题的同工一些启发。

容我把强处和弱点分为恩赐和性格两大方面。前者关乎一个人用在服事上的某些技能，尤其是圣经中所列的各种恩赐，诸如讲道、教导、音乐、治理、辅导、传福音等等。性格方面则关乎一个人的人格特点，这些特点是先天和后天因素混合酝酿出来的，例如坦率、含蓄、冲动、内向、开朗、悲观等等。

我承认，我恩赐上的强处很明显。除了讲道和教导，我还可以做一些较少人能做到的事，如画画、创作诗歌等等，这些强项让我收到世界各地的邀请，去主领各种特会。我还有一个特别技能可作为“卖点”，即能边讲道、边画漫画。这可以吸引会众的专注力，也可以强化我的信息，让人对信息重点印象更深刻。此外，我也常在聚会中使用自己创作的诗歌，配合所讲的信息，有效激发起会众的情感对信息作出回应。

与此同时，我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明显到很多一般传道人都能做好的事，我都做不好。例如，与人建立个别而亲密的关系。在神学研究所读书期间，我被委派到一间教会服事，当时接到的第一项服事就是新人关怀，这项服事包括在每个周末，要按照来宾资料卡上的纪录，逐一打电话给这些来过教会的新朋友，关心他们的近况，并继续邀请他们来教会。坦白说，这个事奉真的让我非常战兢和恐惧，因为我不懂得如何跟陌生人谈话，场面经常陷入尴尬。有时候，要我刻意打电话关心自己的细胞小组组员我都会很犹豫。

这个弱点在更早的经历中我就意识到了。那时，我们夫妇在另一间教会服事四年，其中三年只有我们夫妇在那里服事，第四年来了另一名神学生一起配搭。同工多了原是好事，可以分担工作，也可以彼此取长补短。但当时我的心里却出现不平衡，因为那位神学生的亲和力非常强。渐渐的，我发现会友跟他的关系比我这个在他们中间已经服事三年的传道人更亲近，很多关乎会友的消息他都知道，而我却后知后觉。

既然每个人都有强处和弱点，我个人认为找寻适合的事奉工场就显得很重要。如果一个工人在某方面有明显的恩赐和性格特点，而他所在的工场却没有发挥余地，很容易灰心，也很难服事得开心。理想的状况是一个让工人可以尽情发挥长处，又不需要碰触其弱点的地方，但这样的工场根本不存在。而且，这种人想像出来的“理想”，在神的计划中却不一定理想，因为人可能在那种环境中就不再长进，也不懂得倚靠，而这两者其实就是神对祂仆人最重要的心意。好消息是，有时神会用我们的缺点，好让我们经历祂的大能，而我们也有必要去对付这些缺点。同样的，有时神会让我们强处受挫，好让我们知道事奉更重要的元素是倚靠神。

缺点如果不加以弥补改进，往往会限制住我们的优点。以我个人为例，上述提到我经常受邀到各地讲道，尤其是以漫画、诗歌和信息结合的独特布道方式，总是受到各地华人教会欢迎。然而，这些才华在一个长期牧会的教会却不一定长久奏效。这不仅仅是因为所使用的方法不再让他们感到新鲜而已，连信息的感染力也大有不同。我发现，即使是同一篇讲章，都会有两极化的评语。当我出差到别的教会去领会的时候，有很多听众给我的回应是，很实际、很接地气、不抽象，使他们很受激励。可是同样的讲章，用同样的方式在我自己牧养的教会讲，会众的回应（通常是透过其他的人）却是不实际、不接地气、很抽象，觉得与他们无关。为什么？关键因素出在我的弱点——很难与人建立个别、亲密的关系。牧会讲求关系，如果牧者没有和会友建立亲密的个别关系，而会友又常常在教会看到牧师，牧师所讲的内容就会受到关系状态的阻扰。可见，不是讲道的内容或方法好不好，而是弱点牵制了强处所发挥的效果。

那怎么办？首先当然是改善弱点。坦白说，我过去多年也努力地学习和改进。相较于刚出来全职服事的时候，已经大有进步，这一点我太太最清楚。然而，与其他个性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的传道人相比之下，我还是做得没他们好。另一方面，由于需要经常做和自己本来个性相违的事，往往会影响到服事的士气，打击事奉的热忱和自信心。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信徒，这个弱点在教会生活影响不大，别人也比较能接纳，不会刻意要求他作出什么改变。但身为牧者，会众就会期待他有所改变。至于能否彻底或迅速改变则因人而异，有些人可以，有些人比较难做到。要是改变不来，长期下去无论对事工或传道人自己都不是好事。试想想，一个性格含蓄内向的人，被一群活泼的人包围，期望他也能像他们一样，那是多大的压力和痛苦！

除了改善弱点，我们亦可寻找互补的同工。我的弱点对另一些人而言可能正好是他们的优点，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同工，再好不过了！一方面他可以运用他的强处来满足事工相关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藉着他配搭而从他身上有所学习，以求长进。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需要在心态上有所预备和调整，因为人比人难免会心怀不平。一旦没有处理好，可能就变成了扫罗嫉妒大卫的事件重演，导致我们可能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使命（对扫罗而言就是专心治国），不自觉地被不平衡的心理所驱使，去做一些破坏关系的行为（扫罗的例子就是去追杀大卫）。感谢神，虽然在上述提到和一个满有亲和力的新同工配搭的那段时间，心里确实偶尔会不舒服，但我们一起配搭的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相反，我们的关系维系得非常好。即使到了今天，我每逢有机会到他服事的城市，都会找他喝茶聊天。我究竟是如何调整当时的心情呢？首先，我会把自己的感受坦诚和太太分享，此外，我们三位同工每个周末也会一起分享祷告，不单是为事工的需要，也为我们能带着正确心态和合一的心来服事祷告。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很快就进入半百），我就越倾向于考虑寻找更能让自己好好发挥长处的工场。年轻的时候可塑性高，要突破个性的缺点、承担新事奉、培养新习惯都比较容易，何况有些功课是不得不学的，所以什么都应该尝试，在其中谦卑学习，让自己被磨练得更成熟，成长得更全面。事奉经验增多之后，从经历中学得的功课多了（当然不可能所有的都学过或学会了），也更多了解自己的局限和特点，就希望降低缺点对优点牵制，让自己能有更多空间和时间去从事自己擅长的领域，也能做得更加得心应手。毕竟，能好好事奉的年月肯定是在逐渐减少。因此，如果我所在的岗位不太适合我，而我又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为了事工能够更好地发展，就应放手交棒。如果有别的工场更需要我所拥有的恩赐、也能接受我的个性特征，也应该认真考虑转换。无论如何，这一切必须在妥善安排交棒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并不排除有神不要我们离开的可能。不但如此，即使换到了新工场，也不要设想那里一定可以百分之百地让我们如鱼得水，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难题，也必有新功课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成长得更完备，是一生的追求。

总的来说，关于长处与弱点，我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恩赐的发挥。基本上，我们相信神赐给我们某些恩赐，就是要我们好好地使用它们来扮演自己在神计划中的角色。所以，我们应当尽量寻找自己可以善用恩赐的工场、机构或教会，也应当尽量按照恩赐来安排工人的服事。第二，是人生的功课与成长。无论在哪一个工场，都有我们需要在恩赐和性格上被提升的地方，工人不应该逃避这些使我们被优化的环境。工人的塑造比事奉的“成绩”更重要。第三，是神的恩典和作为。无论是恩赐的发挥或工人的长进，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神国工人一辈子都不要忘记顺服和倚靠，使我们的优点和缺点都荣耀神。

神学生 消失的迷思

仁青

Photo by Aaron Burden on Unsplash

宣教士即或在不同领域参与事奉，也常常感受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的逼切感。尤其在教会牧养的弟兄姐妹，总不禁向我慨叹：“每年都有神学生毕业，但教会总是不够牧者。有的明明经教会推荐到神学院装备，毕业后却不愿回到母会事奉。神学生们都到哪里去了？”

每个学年都有新生报读神学（现今神学院提供的课程越趋多元化，但这篇文章“读神学”指神学院为训练牧者所提供的课程），教会也积极地推荐年青领袖接受装备。但的确，毕业生在完成训练后不一定愿意成为传道人，牧职的高流失率也同样受到关注。有人会归咎于神学生“不够热心”、更以为他们“贪爱世界”、背弃神“起初的呼召”。在差遣地支持神学教育的弟兄姐妹若不明白工场处境，也同样感到失望，质疑神学生的心志或是工场神学教育的果效。今次我们将就工场神学教育的收生背景略作解说，让大家能再思宣教士如何发展切合工场需要的神学院培训，装备有心志的弟兄姐妹成为上主“忠心的仆人”。

拿报名表，需要有资格吗？

在我成长经验里，蒙召、报读神学装备为传道，是一个充满各样“关卡”的旅程。进到神学院才发现，其他同学也有相似的经历。学历要求及教会推荐信是基本的。前者还容易处理，但要得到教会接纳为神学生，除了受洗年日，也需要有一定的事奉经验。有些教会期望弟兄姐妹报读神学前能先修读课程、参与领导的事奉（有管理教会经验）、甚或先任福音干事若干年日以了解教会运作，印证心志品格皆宜，以得到会长执的初步接纳。成为牧者还需要有明确的呼召，向会众表明心志和见证，再加上经过教会议决，才能达到申请报读神学的基本要求。

后来到了宣教工场，有机会在神学院接触新生。学生们对我这“外来教师”总充满好奇。他们的开场白是：“老师你为何会离开自己的地方到我们这国家？”而我在分享后亦总会笑问：“你为何会读神学呢？”奇妙的相遇，让我们打开了话闸子。

读神学，是为了读圣经

不少学生报读神学的原因是：“因为教会的牧师鼓励我读神学／读圣经”。我留意到他们的着眼点，往往在“读神学”或“读圣经”而非“装备作牧者”。这跟我们普遍理解“读神学是回应呼召，为了牧养群羊”的观念不同。对他们而言，“读神学”与“成为牧者”两者并没有绝对的关连。反映他们在报读神学的开始，其实已有清晰目标：“我们来到神学院，是想对圣经有更深入的了解，谨此而已。”

事实上在资源有限的地方，神学院提供了升学的另一选择，“圣经”只是其中一个专业科目。在偏远地区事奉的牧者，本身也欠缺进修机会，亦未必能为信徒提供具系统的信仰栽培。牧者鼓励弟兄姐妹进神学院，可能只期望他们能“继续读书”、“多读圣经”；又能跳出本来的圈子见见世面、与不同堂会的信徒彼此激励、生命有长进。当然，若他们能回到母会成为主日学老师，甚至受感召承担牧者职分，就更是意外之喜。

事奉观念的模造


除了圣经栽培，事奉的经验也影响着学生们对神学生涯的期待。他们若然来自小型教会，尤其是在乡村教会成长，教会群体普遍比较单一。年青信徒主要都是参与同龄的团契，事奉经验主要是福音小组、敬拜事奉或儿童聚会。对他们而言，事奉最重要的是要让“受众”听到福音。无论担当任何岗位，目的都是指向布道领人归主。所以“福音的内容”及“何时能进入福音”比预备过程、与所需的技能更为重要。因此，他们往往有强烈的布道心志，但要对事奉训练、筹备计划、团队建立下功夫，或是在聚会以外花时间操练准备，有时会显得不感兴趣。

对牧职的认知

在宣教工场若是架构比较简单的教会，领袖层可能只有几位关系密切的执事，甚或只有牧师。神学生若抱着“只为多读点圣经”的心态报读神学，对牧者职责也未必会有所认知。他们认为既在神学院“读圣经”，那传道人的责任自然是“教圣经”。他们也难以想像牧者需要投放心力处理教会的计划、会议、行政、关怀、财政等事务。若再加上初入牧职时承受过大的期许，便会很自然选择离开教会另觅出路。

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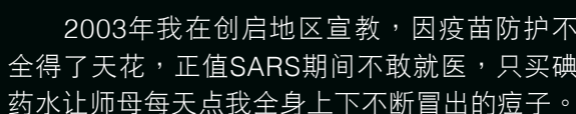
宣教工场的神学毕业生流失存在多重原因。教会在关怀宣教的同时，应当如何思考工场上的“神学教育”？神学院真的只应聚焦于训练牧者吗？这真的切合宣教工场需要吗？若我们期望神学院能训练传道人，那课程当如何编排？外地的神学课程适切于宣教工场吗？在文化相异、起始点不一样的状况下，我们尝试继续思考如何按神学生的背景提供适切的栽培。（待续）

 仁青 华传宣教士，多年来于香港、柬埔寨参与神学教育工作

宣教士的 独处与密契

法兰克吴

耶稣在传道路上被众人簇拥、推挤是常有的，甚至自己家乡人要把他推下山崖，法利赛人吵着看神迹，想陷害他，门徒中还有作贼的犹太假济贫真贪财把老师告进官府。耶稣经历的是旧约里先知们经历过的，也是新约保罗使徒们经历过的，我们宣教士也会经历。爱主越深，经历越深，却越喜乐，因为知道自己配为主受苦。



2003年我在创启地区宣教，因疫苗防护不全得了天花，正值SARS期间不敢就医，只买碘药水让师母每天点我全身上下不断冒出的痘子。高烧39度到了第二个礼拜已虚弱不堪，师母还有孕，我叫她拿纸笔来开始写遗嘱，然后夫妻俩抱头痛哭祷告。感谢神听祷告，烧开始退了。夫妻宣教同奔天路是爱情加恩情，灵里契合祷告更加恩爱。2005年夏天，我开始主日开车载着米袋面粉上垃圾山传福音，山下小朋友听到波波波的吉普车声就冲出来高喊着：“耶稣来了！”高兴地爬上山来聚会。没多久就进入冬天雪中送炭、暴风雪穿越冰河的场景，穿雪靴脚趾头还是冻僵了。2009年某国家队见我们兴旺起来，想帮我们建堂作为我们并入他们宗派的交换遭拒绝，然后我们圈的那块聚会用地，出现两家抢当守卫打起来而闹上法庭，甚至传出“中国人来抢我们的地了”的流言，地和围篱也被居民分占，真是“奉献到心痛为止”。我祷告思想耶稣会怎么做？既是传教早期，又牵扯到排华情绪，我们就悄悄地躲开了……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被“追星族”追得躲到山上去独自祷告。宣教士被人群簇拥也是常有的事，但不要被人缘好和人气旺冲昏了头——一个人独处祷告神很重要，更何况他们可能只是想吃饼得饱或靠教会贪财取利。耶稣医治十个绝症病人，只回来一个赞美神，别对信主人数太乐观，带人信主栽培为国度精兵是旷日费时，全人灵魂体的生命工程。也不要跟耶稣比施洗人数，传教也有业绩竞争？嫉妒心、贪念起来，教会间抢羊逼迫牧人就是这样发生的。我学保罗，传福音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祷告也不是拿神当充电宝为了应付无止境的事工，而是神的圣灵催逼你祷告，像约伯出于爱和敬畏神为孩子祷告一样，怕你待在世界久了染上自以为义或好宴乐的习性而离开神。



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属神撼不动的国，我们如羊进入狼群，所以过一个以马内利的传道生活非常重要！耶稣得到一个彼得非常不容易，彼得还三次不认主！耶稣三问“你爱我吗？”那次彼得听夫子的指导撒网打到了鱼才想起整夜打不到鱼被主摸着的那一夜，就崩溃了——他起来重新跟随死里复活的耶稣，从西门小石头变成教会的磐石彼得。神看你的灵魂比事工宝贵！你是主的门徒，是上帝眼中的瞳仁，非常宝贵。事工可以换以利沙来做，神也可以说句话就成了，但你在事工和人群里忙到灯枯油尽，甚至丢了生命或丧失灵魂，对自己、家人、教会、差会，对神和神的国有什么益处呢？

卢云博士（Henri Nouwen）《受伤的医治者》（The Wounded Healer）说：“独处少了密契就会沦为孤独。密契少了独处就会沦为占有。（Solitude without intimacy deteriorates into loneliness. Intimacy without solitude deteriorates into possessiveness.）”神学生和宣教士有时都会孤独，在人群里也可能孤独。独行侠如以利亚见证神迹后忘了与神持续密契的祷告，肾上腺素分泌系统关闭或创伤症候群击垮了他，连崩山碎石都无动于衷，得靠神的使者温柔地呼唤帮助他回神过来，吃好睡好，再叫醒他去交棒给以利沙。特会充电固然有效，大型事工前后都要有祷告网支撑，为了避免以利亚症候群，特会结束可以再做个收尾小事工（百米赛跑完再走一圈的意思），顺利衔接正常生活步调。

我把Intimacy翻成密契是怕人误会只有夫妻间基督奥秘的亲密关系，其实大卫和约拿单知心朋友间的祷告，还有跟耶稣倾心吐意的祷告都是密契。但密契不是黏在一起到失去了神创造人所赋予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密契必须有神同在，不能违背圣经原则。虎爸虎妈和恐怖情人的灵可能已经被偏执和情欲占有，严重到已经出现伤人或自伤行为的有可能是郁症或被鬼附。有些人贫穷是别人的罪造成的，有些是自己的罪造成的，罪案会拖累人，撒旦邪灵会占有人控制人抗拒福音。主耶稣是建造灵宫的房角石，也是砸碎人的石头。有些事水太深我们只有祷告耶稣救赎，愿神的旨意成就。神是我们的盾牌，亲近神，魔鬼就会逃跑。有一个敏锐的灵才能在独处和密契间平衡得自由。而敏锐的灵是靠清心祷告的圣洁生活，忧伤痛悔的心，祂必不轻看。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忧伤地祷告，照人性是不愿意喝十字架那苦杯的。门徒都睡着了，耶稣要他们做醒祷告他们却受沉睡的灵抑制，耶稣的独处变成了孤独——连父神都不听他的祷告了！直到耶稣选择了顺服，人子与父神的密契才重新恢复。我接受全时间呼召和长期宣教呼召以及生命中的重大转折都是在忧伤祷告中顺服的结果。2011年我肾结石发作被迫回台动手术，结果我好了，神却展开救了母亲一命；两年前我给女儿施洗，她去温哥华念书，我也不再忧虑，因为知道神牵她的手，神会看顾。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虽意志上顺服了神，但殉道的过程才是苦杯！筋骨和铁钉间撕裂拉扯不说，耶稣在审判台前背负着世人的罪，亿兆个罪人的卷宗，罪念和罪行都在他眼前播放快闪，圣洁的父神掩面不看，父子的密契完全断线了！这是无法想像的苦难，比约伯在炉灰里众叛亲离被三友和妻子唾弃还无语！这审判连天使和堕落天使以及地狱里的幽灵都在看，全宇宙的日、月、星辰都逃避了！时空回到了创世纪：神藉着他创造万有，神在黑暗中说：“要有光。”因着耶稣的顺服，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满脸荣光光照门徒，也因着彼得和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世界有了光。神喜悦与人同在，我们也喜乐与神同行。耶稣说：“我外边有羊。”有人回应喔——“请差遣我，我去把主的羊找回来。”

瞥见一隅：

绿色国度系列 8

陈末

我们的宣教之旅

回首这一路曾经有过的心情与过程，才发现七年其实很快，没有过多的艰难反而处处充满主丰富且奇妙的恩典，仅以此文感谢所有的支持与奉献，愿神记念！

出发

2016年十月离开台北的那个清晨，已经是有点儿凉意的初秋，落叶飒飒地飘落一地……不想惊动太多人，只想默默地走向未知，跟随主的带领进入我们的应许之地。所有的紧绷、焦躁、忧郁或伤感，在这一刻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因为有一条崭新的道路正在前面，我们需要的只是勇敢前行。主完全明白我们里面的沉重，祂的爱释放我们，也更明白面对未知只能倚靠祂，而不是倚靠任何人。感谢主让我们在出发的这一刻再度学习谦卑倚靠的功课，我们真的愿意被扩张，因为跟随主就是凭信心不凭眼见。

L城——我们来了

高阳说：“那里没有冬天。”于是一件冬衣也没带的结果是被冷到了，后来在二手市场买了外套，就这样将就着过了一个比台湾还冷的冬天。夏天即将来临前，高阳说：“我们需要适应本地的热……”因此不需要使用冷气。才到四月底我们就开始经历火辣辣的太阳，温度超过40度，因为乾燥，汗湿了全身很快又乾了，难怪这里的人不需要吹风机，湿淋淋的头发很快就乾了。带着许多的不解或者疑问，我们相信终究会找到答案，只是需要时间，需要理解环境的不同与文化的差异。然而五月中我们都病了，很严重的水土不服，一点精神也没有，经过中医师的针灸调理，整整三个礼拜之后我们才慢慢地缓过来。医生唯一的建议就是：“太热了，你们需要尽快安装冷气。”前辈的建议是：“你们需要出去放松一下，可能是太紧绷了。”于是六月底，我们到此的第八个月后，去了山上避暑一周，这一周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休息是必要的，也帮助我们在之后的日子里更加懂得松弛有度。很多事情不能着急，很多东西会在时间里慢慢变得熟悉，把异域变成故乡也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时间酝酿。

主的奇妙带领

进入L城的第三周，在公园遇见想要运动的妇女，于是相约一起运动。第一个妇女运动班就这样开始直到如今，七年过去这群妇女格外地珍惜每周相聚的时光，不是因为运动而是一起聊天享受彼此关怀的美好。

之后我们开始有了很多的M邻居、朋友，生活变得忙碌，因为常常要去关怀就得花时间与他们一起喝茶聊天，甚至有时喝茶从下午到晚上……

去年村子里的儿童事工开始了，今年十月为止已经进入第四季，村民的反应很热烈，老师和同工也都很兴奋，我们鼓励本地同工一起来爱M民，等待主的时间领人归主。

跨入宣教已经第八年了，我们期待更多人看到、认识到那些以为很恐怖的人，其实热情友善！我们的宣教经验没有轰轰烈烈，却充满主的奇妙恩典。



余隽禧

我，和华传办事处的点滴……

以动员者 身分 参与宣教

回顾人生的轨迹，如果说基督是我人生的中轴（或纵轴），那么宣教就是我生命的横轴。许多人认为，基督徒的起点是在于决志祈祷的那一刻，从那一天开始基督才是他们人生的焦点。可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拣选是从创世以先就开始了，所以基督由始至终都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当然这一切也发生在我这微小的人身上。

宣教成为了我人生的主题，犹如人生是在时间线上向前迈进的，宣教的内容不间断穿插在我人生中。这也是许多宣教士写照。宣教士的生命连于基督，并以宣教为生命的导引。



什么让我走上宣教的轨道呢？这要回到我的中学时代。那时我跟着父母移民到加拿大，而这也是我生命被福音翻转的开始。到达加拿大后，我开始接触基督徒。了解福音的内容后，我很快就成为基督徒，且时常为耶稣的拯救而感恩。我深知道上帝怜悯了我这位罪人。与此同时，我也时常发问，什么是我生命的目标呢？我既成为了基督的跟随者，我当做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徘徊在我脑海中。

神在一次短宣旅途中，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因为家族的背景，我一直向往到访南美洲。曾祖父曾移居秘鲁，结婚生子。相信这也是不少广东地区侨胞的家族背景。神使用了我这个小小的家族背景，成为我第一次参与短宣的动力，也确定了我对宣教的呼召。那次短宣经历，对我而言是非常震撼的，文化上遇到大幅度的冲突。在言语不通的环境下，我萌生了学习西班牙语的念头。短短十天，我对拉丁美洲的文化产生了兴趣，更重要的当然是人们对基督福音的需要。因此，我回应了神的呼召。

领受呼召后，神带领我到巴拿马接受初步的神学装备，继而到墨西哥访宣，之后五年以宣教士的身分在哥伦比亚服事。这总括了我在宣教路上的第一个阶段。后来又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回到神学院装备，神再次给我机会到访阿根廷、乌拉圭及巴西。一直以来，神不断给予我对拉丁美洲散居华人的负担。我经常希望能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这些年宣教的参与，让我对宣教的观念也更加清晰。

工场上最大的挑战及困难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可说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面对着一个挑战，毫无疑问这在宣教上是一个重要课题。一方面福音需要完整及准确地传递出去，另一方面，福音也必需跟对象接轨，产生深入处境化的效果。这是挑战的所在。

虽然我面对的福音对象是以华人为主，可是，单单在异地生活上的适应，就成了一个鸿沟。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与哥伦比亚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以冷水洗澡，而且觉得这样才是健康的方法，我非常不适应。另外，在适应文化的过程中，也会遇上尴尬时刻。拉丁美洲人对音乐非常敏感，一听到音乐就会翩然起舞——我这个连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看的人，我的各种动作就只会成为笑声的源头。虽然福音的对象都来自广东，跟我说同样的语言，可是，文化上仍然有差异。无论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都与我截然不同，所以要跟他们有共同语言，是需要多走好几里路。这些年来我不间断地学习，也不断地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祈愿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他们。



时光飞逝，进入华传当宣教士至今已有了十年头了。2023年更是我在华传服事崭新的一页。六月底陈启猷牧师退休后，7月1日起我正式担任美国办事处主任一职。

这样的改变给我带来期待，也充满挑战。一方面，我相信神会使用我过去在宣教工场上所学习的一切；另一方面，盼望能从办事处的角度去了解宣教士的需要，带给他们更大的益处。我为华传在美国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深深感恩，前辈们都成了美好的见证。我也期待着神带领美国办事处进入一个新时代，因应时代的变迁而作出相对回应，让宣教、传福音的策略与这个时代的挑战对话。因此，我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今天华人教会中作好推动宣教的角色？”“我又该如何在这时代动员新一代的宣教士？”我相信必须从好好了解今天北美洲的华人教会来着手。

接下来，我将联系教会一同发掘对宣教有负担的基督徒，与他们分享我对宣教的了解及工场上的需要。组织跨文化体验营及短宣队都会是我计划中的重点。我希望看到更多以家庭为单位的短宣队。因为我深信宣教的使命应当传承下去，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子女从父母身上看到宣教的见证。

我想宣教不单是回应大使命的行动，宣教同样是由爱人如己的大诫命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宣教总是带着行动，以爱为出发点，谦卑服事，宣讲福音。这一切都是为神的荣耀而作。盼望神继续在美国兴起宣教团队，让教会参与在神国度里所要成就的事。

大专毕业后，在中南美洲圣经学院受培训，后返回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继续接受装备。

被差遣到哥伦比亚专职服事

结婚，携同新婚妻子仇慧琳重返工场。五年里主要负责证道牧养粤语及普通话弟兄姐妹，探访传福音及栽培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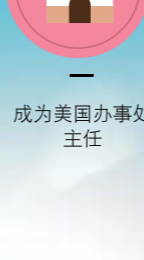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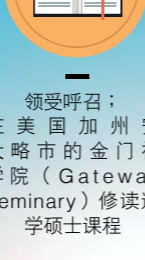
2007-2010

2013

2014

2019

2023



领受呼召；在美国加州安大略市的金门神学院（Gateway Seminary）修读道学硕士课程

成为美国办事处主任





人生不设限

· 蓄势待发 ·

当神将我们从乌克兰带领进入匈牙利后，听到的第一个资讯就是：我们只能在此停留一个月。在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位不曾相识的姐妹告诉我，她有感动为我们办身分，她的移民律师没有失败案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配合这位姐妹准备各样资料。一些很难办理的资料，或者需要很长时间的，到我们这里却都出奇地顺利和有效率，这位姐妹不止一次流着泪说，她看到了神的同在。当然我们的心，也在这一一次次的事件中被安慰着，感动着。

三个月后，我们匈牙利的居留证办下来了。律师和这位姐妹都惊呆了，本以为最多是两年，最大机率一年，没想到的是，移民局给了我们三年。这是不曾出现的年数，很多人第一次办居留最多就是两年。正是这三年，让我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去读神学受装备。因为当神没有让我们回祖国时，我和丈夫就询问神的心意，我们得到同样的感动——我要去神学院接受装备。于是，我们开始去了解各个神学院。各种现实因素考量，最后我们锁定了义大利华人神学院。但那时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办法办身分——而此时，三年的居留，刚好是读书的年分，因为都属于欧盟国家，我可以拿匈牙利的身分去义大利读书。

事情发展到这里，仿佛一切都尘埃落定，我只要安心读书就好。但没想到的是，神感动我丈夫的心，让他再次回到乌克兰去帮助那里的人。这一路走来，我们从神和兄弟姐妹那里，得到了太多的关爱和帮助，如今我们稳定了，没有理由不去帮助那些此时正在黑暗中的人们。于是，我和女儿留在了义大利，丈夫重新回到了乌克兰。

本以为每天只上半天课，带着女儿读书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上太多琐碎事情挑战着我的承受力。不上课的时间，也是女儿放学的时候，小小年纪自然无法安静待在宿舍。于是，当我的同学在读书写作业时，我要带女儿出去玩。这让我产生深深的焦虑，怕自己的进度赶不上同学，怕自己最后的成绩分数会很难看，特别是希腊语和一些圣经科目需要大量背诵。于是，我只能一再压缩睡眠时间。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病倒了！病倒了，依然要接送孩子，照顾她。有时，孩子生病了，受伤了，学校放假了，总是有各种各样事情不停地发生。每次疲惫到极限的时候，只能流泪对神说：“神啊，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很多人问我：“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么难，还会读吗？”我的回答是：“肯定不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在问，为什么神总是默许这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祂让我看到，在服事上，其实大部分也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而祂总是用这些琐碎事情训练我们的灵命！我明白神的心意，不单是要我在知识上有装备，祂更渴望我在灵命上成长。感谢神，祂没有让我预先知道所要经历的，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来依靠祂，经历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女儿每天放学会说：“妈妈，我班同学今天不开心我要为他祷告。妈妈，我们赶快来谢谢上帝，祂今天帮助了我。妈妈，你不用担心，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特别之处，不为自己的人生设限，将自己安心交在祂手中，顺服祂的带领，我们将经历到——原来我也可以！原来我的人生处处是精彩！

· 踏上宣教路 ·

我们城市和社区的跨文化宣教



詹姆斯

翻译整理：鲍莎莎

我叫詹姆斯，和妻子在中东服事超过了25年。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我们至今仍对神所做的事感到惊奇。这些事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超出了我们的期望。过去三年，神让我们经历“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林前2：9-10）。“人心多有计谋，惟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箴言19：21）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为我们的人生和事奉制定了美好计划。然而我们预定的计划很可能与神为我们制定的不同，我们需要很敏锐地聆听神的声音，寻求神的心意，并且跟从祂的计划而行。

1997年我们前往中东，原本计划在那里度过四五十年的服事生涯。然而神有另外安排，2020年12月，神行了奇妙的事，把我们带回圣地亚哥（Santiago）。神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福音的门，让我们继续向阿拉伯穆斯林群体传福音。这一切从未在我们计划之内，也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预期，神奇妙的带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过去十年，成千上万阿拉伯穆斯林人民来到圣地亚哥南部的埃尔卡洪（El Cajon），遗憾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与基督徒社群隔绝，埃尔卡洪地区也没有教会积极向他们传福音，只有少数基督徒向他们伸出援手。但由于不了解伊斯兰和穆斯林文化，他们使用美式传福音方式，效果并不是很好。

当我们在埃尔卡洪向穆斯林群体传福音时，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看到跨文化宣教契机就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和社区。过去我们总以为必须到另一个国家才能体验跨文化宣教。如果我们想对阿拉伯穆斯林群体传福音，就必须前往中东或阿拉伯国家。神再次做了一件出乎我们意料的事，让我们在自己的城市就可以开展跨文化宣教。看见其他国家的未得之民来到我们的城市和社区，对我来说，这印证了神的能力，见证神是如何让我们更容易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没有机会在自己国家听到福音的人分享福音。

此外，成千上万的外国学生正在美国当地大学学习。其中许多外国学生来自封闭的国家，那里没有或很少有教会和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大学生可以向那些在自己国家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外国学生分享福音。去年，我们认识了一位名叫A的基督徒大学生。她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结识了一位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学生。通过这位朋友，她被邀请参加阿拉伯穆斯林学生的聚会，并得以向许多阿拉伯穆斯林学生分享福音，这些学生回到中东后，大多数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总之，在事奉神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神在我们人生和事奉中的计划。我们需要对神的声音保持敏锐，寻求并顺从神的计划。趋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我们不再需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就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和邻近地区进行跨文化宣教。



Photo by Ifrah Akhter on Unsplash

华传 职前训练 MOT

华传每年举办一次职前训练 (MOT-Missionary Orientation Training)，这是本差会提供给未出工场和刚出工场宣教士们的训练。

课程内容的设计以PRICE PLUS为骨干：

- P** - Personal Growth 个人成长
- R** - Resource Retrieving 资源摄取
- I** -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人际关系
- C** - Cultural Adaption 文化适应
- E** - Establishing Ministries 事工建立
- P** - Personal Growth in Cross Culture 跨文化中个人生命的成长
- L** - Living Powerful Testimony in Cross Culture 跨文化中大能生命的见证
- U** - Utilising Resources in Cross Culture 跨文化中资源资讯的摄取
- S** - Serving Effectively in Cross Culture 跨文化中有效深入的服事

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

杨四维、杨何海燕

帮助大，收获多

2019年申请加入华传，2020年COVID-19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一切活动从实体改到线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失去了温度。此届MOT一部分搬上线上举行，每周美国华传的祷告会也从未间断，但在回到台湾之前，我们在纽约只与王牧师见了面，以及冯牧师代表华传到湾区的母会主恩基督教会参加我们的差派礼。其他关心我们的牧师都没机会能见上面，面对面请教宣教事宜。虽然今年回美述职有机会见到好些曾在线上相见的牧师、同工，但都仅有几小时的对话。MOT对没有宣教经验、不知道要怎么准备去宣教的我们夫妻俩，帮助很大。到南庄宣教两年了，对自己的缺乏有较多认识。所以，第二阶段的MOT收获更多。

今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实体MOT，我们终于能与盼望见面已久的牧师们共处八天。每一天，牧师们将几十年的宣教经历浓缩再浓缩，在短短一两个小时教导我们。此外，也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的氛围，可以将个人或是宣教上的问题放心提出。华传的牧师及主任们也愿意花时间与我们沟通，甚至谈我们夫妻间的一些问题。

认识很多同路人

这次MOT认识了许多前后期加入华传的宣教士。此次训练分男女组，让我每天早上都很期待看见自己的太太，再和她一起尝试不同的早餐。晚上当地同工都热情地带我们去不同地方品尝新加坡著名美食。有一天晚上，两位年轻宣教士兴致勃勃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所以我们去吃了期待已久的肉骨茶、到访颇负盛名的清真寺、回宿舍前还吃了宵夜并买了隔天早餐。每天晚上弟兄们都很兴奋地在宿舍分享如何被呼召、宣教前募款的困难、在宣教地的喜乐与困苦，瞬间似乎回到读书时住在宿舍，常常聊到过了熄灯时间才钻回自己的被窝。

一直都很感谢神，祂知道我的信心和能力都很小，所以给我们很多恩典，常常派祂的使者在我们服事路上给予帮助。在MOT中听到许多宣教士经历的苦难，是我们所没有经历的，让我们深深体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8:28-29）。



并不孤单 线上与线下的 学习差异

以诺

这几年全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线上交流与工作已经成为常态。疫情前很多教会和机构还未全面思考线上事工的发展，但疫情过后，大多数也不会抗拒。这次MOT分为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两段。从跨越地域的角度看，与世界各地同工交流，线上是最便利最快速的方式，但过程会受网速、器材、地点等因素影响，进而影响参加者的参与度，线上MOT就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但线下呢？发现很多人虽然在线上与我见过面，实际见面却有另外一个近乎相同的反应：“原来你这么高的！”——是的，线上大家无法判断对方的真实身高。另外彼此对话的声线、肢体语言动作、身体接触（握手和拥抱）时的温度，这些在线下才能真正感受得到。因此线下珍贵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可以真实地交流，或许这就是我们最珍惜的，是我们渴望追求线下会面的原因。线上与线下的模式对我来说都不抗拒，在现今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应加以善用当中的好处，作神的好管家。

各国同路人

到达MOT培训地点时，我们很快见到大部分营地同住一起的弟兄，对曾在华语地区读书的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甚至对马来西亚的弟兄有一种特殊亲切感，因为我一开始学习华语的对象是马来西亚人，他们的口音勾起我年少时的回忆。弟兄们清楚彼此的身分，很快畅所欲言，分享服侍的情况，让我感受到这一班兄弟姐妹是我们的同路人，为这情谊向神感恩。MOT其中一个环节是见证分享，聆听各国同路人的见证，我们的经历有些相似，但也有个别独特处，都不容易。虽然我们不同，但感谢神让我们走进彼此的生命。

与主任们的互动

我和太太申请差会的过程中，两次在线上与总主任和副主任见面，甚至有些退休的前辈也从未见过，我们只能想像猜测主任们的想法，未能与他们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透过这次MOT学习，我们有机会与主任们单独用餐（很有福气吃了好几餐呵呵）。用餐时的交流，让我们更了解彼此。未来出工场，我们对总部有信任和信心，确信他们会为我们守望祷告。

MOT让我们获益良多，很感恩能与宣教同路人建立美好关系。我们在各地为主努力，彼此祷告守望，并不孤单。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世代中为福音奋勇前行，忠于神的托付，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





他们写过历史

“上帝与我， 就是多数。”

——史莱舍

一群心无旁骛、勇敢承担福音使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宣教士，曾经在拉丁美洲、亚州、非洲、原住民等地区留下了报福音的脚踪。为了更多了解这些历史胶卷留下的宣教痕迹，为了让你我对基督教宣教史有一个完整的脉络，为了激励彼此在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事业上发生共鸣，于是有了“他们写过历史”。

史莱舍 Mary Slessor (1848-1915)

史莱舍的故事就像近代史中许多宣教士传记一样，染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史家笔下的史莱舍打扮得有如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穿着领子高耸的曳地长裙，昂然乘着独木舟，由满脸色彩的土著护航，穿过非洲阴雨绵绵的森林。事实上，她只是一个赤足，服装简朴，头发棕红，出身工人阶级的妇人，她住在非洲的泥屋，脸上经常满了疮痍，然而她是个成绩辉煌的非洲拓荒宣教士。

1848年史莱舍出生于英国苏格兰一个贫寒的家庭。酗酒的父亲，带来家庭不和，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史莱舍11岁时就随母亲到纺织厂当女工，她一面工作，一面继续求学。14岁时，母亲生下第七个孩子，家庭的担子落在她的肩膀上，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艰苦，在拥挤肮脏的平民区和忙碌的纺织厂里度过了青少年。史莱舍年纪还小时，邻近的一位老寡妇领她信主。决志信主后，她热心参与当地长老会主日学服事，在贫民区学校教书。父亲去世后，她积极参加宣教工作。20多岁加入皇后街差会（Queen Street Mission）事奉，这些经验有益于她日后宣教事奉。许多个露天布道会中，她都要设法应付满口粗言的恶棍和前来捣乱的流民，邓迪（Dundee）这个破旧的贫民区训练出她非凡的勇气，以及独立、进取、坚定的性格。

史莱舍的母亲虽然生活困苦，却是一位关心普世宣教的基督徒，常常读宣教士的故事给孩子们听，寄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将来有一位能成为宣教士。史莱舍受母亲影响，非常喜欢读宣教士传记，尤其是李文斯敦的故事，更令她向往不已。1873年的两起丧事开启她通往非洲的宣教之路。先是弟弟约翰病逝，粉碎了母亲宣教梦想；接着李文斯敦的遗体运回英国，安葬于西敏大教堂。史莱舍觉得是时候代替弟弟出征，同时追随李文斯敦的脚踪前往非洲。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和准备，1876年夏天，27岁的史莱舍起程前往非洲西部的加拉巴（位于今日的尼日利亚Nigeria境内），从此献身非洲40年，直到1915年葬身于此。

西非素有“白人的坟场”之称，加拉巴差会更是死亡的代名词，30年来，这里已经埋葬了20位宣教士，又将另外20位身心受创的宣教士送回英国。因此一般白人宣教士只敢在沿海地区活动，史莱舍却一心想进入内地。她有别于沿海宣教士的作风，非常适应非洲环境的生活方式——住泥巴小屋、吃当地的土产、甚至爬树、赤脚走路、不讲卫生，她都甘之如饴。她从沿海的公爵镇开始，经由旧镇、溪镇，一步步向内地推进。1888年开始，终于获准进入较为原始蛮荒的奥开永（Okoyong）地区。

土著盛行巫术、交鬼，有许多迷信陋习。其中一种是杀害双生婴孩，土著认为双胞胎是魔鬼的杰作，为此史莱舍到处奔走营救，与主持邪风陋习的人对抗，陆续收养不少幸存的双胞胎。其中有一个名叫珍妮（Janie），曾两次随她回国述职，成为最有说服力的活见证，为加拉巴差会争取到许多支持，后来成为史莱舍最亲密的同伴和帮手。土著的残忍习俗之一，是用热油浇身来试验妇女的贞洁。史莱舍单独面对凶悍、手持沸油的武士，如同当年在邓迪面对恶少挑衅时的反应，她定睛在武士身上，一点没有露出惧色，史莱舍为妇人求情解开捆绑，将她带离现场。这一事件传遍整个奥开永，也为史莱舍赢得“众人之母”（Eka Kpukpru Owo）的美誉，她被土著昵称为“白妈”。史莱舍有句名言：“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每当她独自一人面对土著的陋习加以挑战时，就充分表现出这样的信心和勇气。

史莱舍除了身为福音使者之外，也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多次冒险在敌对部落之间穿梭调停，化解冲突。英国政府肯定她的贡献，1892年正式任命她为奥开永地区第一任副领事，成为大英帝国史上出任的第一位女副领事。在任期间，她执行法官的任务，处理民事案件，她精通土著语言，了解土著习俗，采用适合非洲的仲裁方法，因此比任何英国官员更能胜任法官的职务。

史莱舍晚年将奥开永地区交给其他宣教士，她带着几个收养的非洲小孩，继续向内陆推进，为后来的宣教士作拓荒先锋。1915年，史莱舍在一间简陋的泥屋中被主接去，享年66岁，除了一些信件和日记外，并未留下著作。195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史莱舍墓前献花致敬，她的相片出现在苏格兰发行的十英镑钞票上，她在非洲事奉近40年，是非洲宣教史上的一大见证，对非洲宣教事工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
资料摘录《宣教披荆斩棘史》2007年8月第三版144-148。
中国学人培训材料《宣教伟人略传》34-38。



華傳

诚邀您成为 本会的同行者

- ✓ 为本会固定恒常代祷
- ✓ 在所属教会／地区举行“为普世宣教祈祷会”（本会可提供资料）
- ✓ 邀请本会的同工到教会／机构分享宣教事工
- ✓ 成为本会义工
- ✓ 定期收阅《华传》期刊（免费）
- ✓ 一次性／每月奉献支持华传各地宣教工场事工项目



(i) 欧亚非区

乌克兰、乌干达、阿联酋

(ii) 中南美区

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

(iii) 东南亚区

柬埔寨、泰国、韩国

(iv) 创启区



華傳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奉獻表格

我愿意...

- 为本会固定恒常代祷
- 在所属教会/地区举行“为普世宣教祈祷会”
- 成为本会义工
- 定期收阅《华传》期刊
- 邀请本会的同工到教会/机构分享宣教事工
- 一次性/每月奉献支持华传以下项目：
 - 经常费：国际总部 或 _____地区办事处
货币___\$_____
 - 宣教士
货币___\$_____
 - 宣教工场
货币___\$_____
 - 欧亚非区： 乌克兰 乌干达 阿联酋
 - 中南美区： 巴西 墨西哥 哥伦比亚
 - 东南亚区： 柬埔寨 泰国 韩国
 - 创启区
 - 特定事工/项目 _____
货币___\$_____

奉獻者资料 (请用中/英文正楷填写)

姓名(英)： _____
 (中)： _____ (先生/小姐/女士/教会/机构)
 电 邮： _____
 联络电话： _____ (住宅) _____ (办公室)
 _____ (手提)
 通讯地址： _____

奉獻方式

- 支票奉献 (支票号码： _____)
抬头请写：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 银行电汇 (细则请参下)

只供美国本土奉獻者使用

- 网上奉献：登入 www.gointl.org (信用卡或 PayPal)
- 信用卡奉献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 信用卡号码： _____
- 持卡人姓名： _____
- 有效日期至： _____
- 每月奉献 (细则请参下) 一次捐款 (细则请参下)

持卡人签署 _____ 日期 _____
 (须与信用卡签名相符)

使用个人资料同意书

本人同意/不同意华传使用所持有本人/教会/机构的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邮地址、邮寄地址资料等) 用于活动、课程、招募、宣传推广及邀请、筹款、收集意见等相关讯息。 (*请删去不适用者)

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银行电汇细则

银行名称：
Bank of America
 银行地址：
San Bruno, CA 94066
 Swift代码：
BOFAUS3N
 户口名称：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户口号码：
01234-08462

信用卡奉獻细则 (只供美国本土奉獻者使用)

- 每月奉献：**
本人现授权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由本人之信用卡账户内定期扣除上述之账款，直至本人另行通知为止。本人同意此授权书于本人之信用卡有效期后及获续发新卡时继续生效，并毋须另行填写授权书。
- 一次捐款：**
请于本人之信用卡账户内一次过扣除以上账款。

奉獻细则

- 请填妥表格后封口，以邮寄、传真或电邮的方式交至本会办事处。
- 透过网上或信用卡奉献，银行将扣除奉献额4%作手续费。本会只能发出美国政府认可之免费收据。

谢谢您的祷告和奉献。
 以致赐恩的神在我们的缺乏上，
 显出格外的恩惠。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由全球各差派地區的教會、牧者和基督徒一起連成一個國際性的差傳網絡。現有來自各地的同工約二百位，在全球各地作同文化及跨越文化工作。

工作範圍包括：

- 一、推動差傳/差傳教學
- 二、招募和訓練宣教師
- 三、開荒布道/建立教會
- 四、工場拓展/開發
- 五、出版差傳刊物/書籍

目前全球四大區的十三個宣教工場皆每年擬發展計劃，增加事工及人力，此外還有多個工場等待開發，因此急需積極招募新宣教師加入團隊，拓展天國大業，更需教會認領這些工場，共同參與。

毫不保留、絕不退縮、從不後悔

Photo from Bill Wegener Unsplash



財
政
需要

經費需要：

柬埔寨 新光、美門

華傳在柬埔寨的宣教服事，重點在本地柬埔寨人的福音和培育工作上。其中新光、美門是在金邊市郊和外省的社區福音事工；在資源相對缺乏的區域，我們透過幼兒教育、語文教育和家庭支援接觸社區、培育門徒，建立教會。

新光、美門的特色，是訓練了一批本地青年成為強壯的教學團隊，他們尽心尽力教學，讓附近的村民、鄰舍都信任和支持教會，讓教會得到美名。美門服事社區學童超過100人，現時的人手和場地已到極限；新光成立十年後，同工提出要回應社區、多開辦了下午班，並承擔更多家長青少年的福音工作。



2024年新光、美門事工仍需籌募營運費\$30000美元。若神感動您奉獻支持，支票請寄到華傳國際總部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 BOX 99 San Bruno CA 94066

USA，或本會各地辦事處，奉獻請注明“柬埔寨新光、美門”。



还记得刚接手华传编辑一职，看着稿件上频频出现的“工场”二字时发楞的自己，窘迫惭愧的自己。“工场”是什么？我播了电话虚心请教。一串串字符随着声波窜入我耳蜗，奈何“功力”实在有限，那一个晚上我只含糊抓到了一个模糊概念，“这是基督教宣教圈专用术语”在云遮雾障里倒是依稀犹记。

多年过去了，“工场”在无数叠加积累的字句中，宣教士动人故事分享里浇铸成型——它是宣教士撒种耕耘收庄稼的美丽禾场。

今日，仍有教会认为，宣教工场是远在他乡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亦有人说开门即禾场，你的邻舍、社区都是你的宣教对象。疫情后时代，有人在网络上拉起了天幕，殷勤撒种，说那是郁郁葱葱待结果待收割的福音之地。

到哪收庄稼？

陈维恩在意的是，大使命有没有方向性？“在策略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保罗把‘传福音’与‘宣教’作了区别……如果我们用保罗的角度来看宣教事工的方向，大使命的方向应该很清楚地往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民族语言性群体。”〈真的什么都是宣教吗？——对广义宣教定义的反思〉

工场会转移？

服事欧洲华人教会十年有余的郑路加说：“欧洲华人教会有多需要传道人，欧洲各国也就有多需要。即便欧洲曾经是，甚至上个世纪初还是差派宣教士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已经成为需要各个宣教机构和各地教会扶持代祷的宣教禾场了。”〈欧洲，宣教禾场？！〉

何谓工场？也许最直接的探讨，该回到如何定义宣教。

陈正鸿写道：“整全宣教整合了信仰与生活、言语和行动、宣讲与临在，这种对基督教使命的整体理解深深植根于旧约和新约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圣经神学，值得宣教士在禾场反思实践。”〈整全宣教：优先、整合、终极任务〉卡汶则循着宣教史轨迹剖析“宣教”二字后，留下语重心长的字句：“在‘宣教工场无处不在’的视野底下，教会不单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本质与使命，调整对宣教工作的理解，扩张对宣教工作的参与，使神的教会在廿一世纪中活出独特的身分以及相关的使命。”〈一则对话引发的思考〉

我轻合上眼，昏昏然大地一片橘黄。乾热的风拂过我耳畔，夹带着东南面沙漠吹来的细沙，混着城里的尘土，细细柔柔地黏上了我的发梢和脚掌，甚至落入指缝里。刚走过一场喧嚣，推挤中满了排挤谩骂。空气中仍回旋着细碎人声，躁动水气包裹着厌弃——然后，看见主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然后，听见主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参路10：1-2）。

到哪收庄稼？

“在面对‘宣教士’、‘宣教事工’、和‘宣教工场’的讨论时，或许我们基督教会中的每一位，今天最需要具备的，是那份‘跨越’的决心！……真正重要的是，要我们从一个信主的生活安乐圈“跨越”到非信徒的世界为基督和福音作见证，因为这才是神在圣经上对我们清楚的吩咐。”王钦慈如是说道。〈宣教士，宣教事工，宣教工场〉

夢

GO PRIME

置身宣教 探索呼召
與流離失所者一起築夢

2024年7月1~26日

馬來西亞

prime@goimission.org

一個月沉浸式宣教體驗，歡迎探索宣教禾場。

PRIME是一項宣教計劃，
目的在于提供宣教實踐及親身體驗禾場。
華傳的宣教夥伴將協助參與者與
當地人建立關係並服務社群，
宣教經驗豐富的導師也將輔助參與者一起在坦誠、
啟發的討論方式下學習。
申請人應為認真跟隨耶穌基督者，
年齡介乎19至50歲之間，並有意願探索長期跨文化宣教。

費用

當地交通費和食宿費共計600美元。
參與者需自行負責往返指定機場的
旅費及行程安排。

聯絡email：

prime@goimission.org


elshaddai


DIASPORA
CROSS-CULTURE
ACADEMY

SPEL OPERATION
ERNATIONAL